



胡正欣
著

恶意的平方



南

恶意的 平方



2
胡正欣 著

南海出版公司

2016·海口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恶意的平方 / 胡正欣著.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6.10

ISBN 978-7-5442-8468-4

I . ①恶… II . ①胡… III . ①推理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84224 号

EYI DE PINGFANG

恶意的平方

作 者 胡正欣

责任编辑 张 媛 余 靖

策划编辑 钱午骏

特约编辑 王雨薇

美术设计 刘庆海 杜 敏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 66568511 (出版)
(0898) 65350227 (发行)

社 址 海南省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电子信箱 nhpublishing@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35 毫米 × 960 毫米 1/16

印 张 14

字 数 133 千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8468-4

定 价 29.80 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1

下课铃刚刚响起，冯小萍同往常一样站在 305 教室的门口，用极其严肃的目光凝视着她的学生们。这群被盛夏压抑得无法呼吸的少年终于要走到终点，想到这里，她竟露出一抹微笑。

讲台上，魏书平正热泪盈眶地与同学道别，整间教室鸦雀无声，可真正能够理解老师此刻心情的同学却屈指可数。在不足 60 平方米的空间里，充满着青春的浮躁与不安。

“为什么理科毕业班却要语文老师来致道别辞啊？”韩梦莹小声问着。

“大概是考虑到我们班的那些理科老师们除了数字和图形，根本就讲不出其他东西吧。”易雨晨若无其事地点了点头，盯着魏书平的眼神突然明亮了起来，“要是当初选择文科班就好了。”

韩梦莹用稍显夸张的眼神看着身旁的易雨晨，然后又看了看讲台上口若悬河的语文老师，不怀好意地笑着说：“我以前就感觉到你对我们语文老师有点意思，明明作文分数都那么高了，还要经常去请教写作问题，而且每次都恨不得贴在他脸上。老实交代，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易雨晨无奈地摇了摇头，并没有回答她，而是用手指了指教室

的前门。韩梦莹循着手势望去，吐了吐舌头，随即端正地挺身而坐，易雨晨则轻轻拍了拍她活泼可爱的同桌，狡黠地笑了起来。冯小萍依然站在那个位置，用严厉的目光扫视着她的学生。

“非常抱歉占用了大家的休息时间，但是刚才说的话全部都是我的肺腑之言，我并不渴望桃李满天下，但是至少希望能在你们成长的时光里留下一段愉快的轨迹。”魏书平清了清略显嘶哑的喉咙，“嗯，下课。”

“起立——敬礼！”

魏书平默默地走下讲台，与冯小萍简单致意，然后用依依不舍的余光看了看同学们，慢慢地离开了305教室。自从升到高三以来，这样的下课仪式早已淡出日常的教书生活了。

“我很理解你们现在的心情，所以长话短说，记住三点。”冯小萍从粉笔盒里拾起一支黄色粉笔，转身在弧面黑板上飞快地书写起来：“第一，准考证。那张纸不许用来折飞机，不能涂鸦，更不允许当做减压工具随意撕毁；第二，撕书、撕考卷、扔校服这样的活动不能在学校进行，如果你们非要这么做，将会被学校保卫科的老师们扣住，强制劳动一天；第三，从今天起放假三天，注意人身安全，静心休养，迎接高考。住校的学生如果想要自习，可以在学校的自习室里，但是要注意自习室的开放时间规定。这几天会有不少其他老师布置考场，所以尽量别给他人添麻烦，想要晚上出去上网

的同学一定要注意，在翻越学校后门的时候要小心，摔骨折就得不偿失了。”

尽管班主任语气平淡，但还是引起全班哄笑不断。冯小萍扔掉粉笔，微笑着面对大家，教室立刻沉寂下来。

“同学们辛苦了，你们在学校被没收的物品统一在教导处领取。”冯小萍停顿了一会儿，叹了口气，然后继续说道：“今天由我来为大家打扫卫生，不用起立，不用告别，放学回家吧。”

黑板上潦草的字迹在空荡荡的教室里显得格外清晰，夏日的余晖透过高大宽敞的玻璃窗，把“谢谢你们”四个字映射得分外明亮。

“今天你爸还要接你啊。都最后一天了，也不能陪我们走路回家吗？”韩梦莹挽着易雨晨边走边说，“我约了婉儿一起，但是我们要我们等她一会儿，他们的班主任是有名的啰嗦。”

“那我陪你等一会儿吧。不过我爸已经给我发了短信，他的车就停在门口，要不我让他送你们一程？”

“还是算了吧，叔叔一天到晚皱着个眉头，我都没看他笑过。我怕影响考试心情，还是走路来得自在。”韩梦莹轻轻拉了拉易雨晨的手臂，“你知道我说话就是这样的，别往心里去啊。”

“没关系啦，他本来就是这样的，这一年我也很少看他笑了呢。”易雨晨若有所思地说着。

“你家管得真严，生怕有人把你卖到深山里去嫁了。”

易雨晨并没有理会韩梦莹的话题，继续向学校正门走去。

宜昌市滨江中学坐落在平湖边的高岗上，而不是江边，确切地说，这里离长江还有一段距离。说是高岗，实际海拔并没有多高，通往学校的路也因为这个特征被命名为上岗路和下岗路。不宽的道路两侧被售卖零食与饰品的小贩争相占用后，显得更为拥挤。毕竟过了明天，这些人也要转移到其他地方去了。

上岗路与下岗路和宜昌市的主干道东山大道相接形成闭合的循环体系，为滨江中学提供了优越的交通条件，虽然在上学放学的高峰时间段，学校常常被随意停放的车辆围个水泄不通，但是却丝毫不会影响家长们把孩子送往这里读书的决定。滨江中学自建校以来，校方领导还从未担心过生源短缺的问题。“这就是我们重点高中的优越感，所以请大家继续努力，出色完成高考录取任务，我会尽量申请可观的奖金，慰劳大家一年的辛劳！”一想到自己无意间偷听到年级主任在教学会议上的总结陈词，易雨晨就感到一阵眩晕，说到底，老师也有无法言语的苦衷。

从教学楼出来是开阔的广场，左边是新建的单身教师公寓，对面是学生公寓。学校引以为豪的多功能体育馆，则设在学生公寓的背后。原先空旷的广场，经过学生会的提案，如今被划分成为几个篮球场与一个排球场。广场四周夹杂种植着杨柳与梧桐，每当夏季

来临，这里叫不出名的爬虫总会给往来食堂的师生带来困扰，尽管校方经常承诺会进行治理，却迟迟未见行动。

出教学楼后右行便是学校的行政楼与图书馆，绕过这栋古老又庞大的建筑便能看见金属栅栏外的黑色奥迪 A6，这是易雨晨再熟悉不过的画面。自己被封闭的学校、狭窄的轿车、空旷的住宅相互拉扯，虽然不情愿，但也拗不过倔强的父亲，这在母亲逝世之后变得更为明显。

韩梦莹与易雨晨道别后，在学校对面的书店随意翻着杂志。“那个大嘴巴老师，连最后一天也不放过他们啊。没有被分到那个班还真是幸运。”韩梦莹小声嘀咕着，突然眼睛被一双纤细冰凉的手轻轻蒙住，一阵惊慌之后，她哈哈大笑起来。

“果然是舍不得我吧，我就知道你离不开我。”韩梦莹一把抓住易雨晨的手腕，抱着她颀长的身体兴奋地说着。

“瞧把你美的，我是来告诉你，我想后天去唱歌。”易雨晨瞪大眼睛，把竖起的食指放在韩梦莹的眼前说：“难得约你一次，不许拒绝哦。”

“你爸爸竟然会让你在高考前出门？好吧，那我来订位置，到时候电话联系。”

“嗯，多喊几个人吧，我们小小疯狂一下。”

“哇！”韩梦莹露出惊讶的表情，“我的大小姐是打算彻底颠覆

自己的形象吗？那天我要把DV带在身上，这千年等一回的事情，说不定以后能卖个好价钱。”

“还是别带了，难得出来一次就不能无拘无束地好好玩一回吗？”易雨晨说完看了看停在书店门口的轿车，“我爸等着我呢，先走一步了。”

看着易雨晨空佻轻盈的背影，韩梦莹不停地摇头自语，然后迅速打开手机，不停翻滚着姓名繁多的电话簿。

“一定要好好安排下，不然还不知道她要怎么数落我呢。”

2

宜昌这个城市在三峡大坝建成之后便没有了初夏的概念，四季不再像幼时那样有着明显的界线。

宁微君一边悠闲地在这所熟悉的学校前来回踱步，一边不停地搜索着周围一切值得唤起回忆的细节。他突然明白，这大概就是调查组抽调他协助侦破案件的原因吧。

接到电话后，宁微君脑袋里一片空白，他做梦也不会想到市刑侦支队会抽调自己参与专案组的调查。电话那头的声音粗犷豪放，语速惊人，他根本无暇整理更多的信息，仅记住了对方的名字和会面的时间地点。

宁微君看了看镶嵌在滨江中学科技楼楼顶的时钟，已经过了下午2点，可还是不见胡宏斌的身影。宁微君又想起中午通电话时的情景，“下午2点准时在滨江中学校门等我，我讨厌不守时的警员，要是到时候没见到你，我会向张丰立申请换人。”宁微君露出苦笑。“另外，”对方停顿了一会儿继续说，“我叫胡宏斌，这次我俩会被分到一起，我也很意外，不过既然队长让我带着你，那你小子就必须服从我的安排，一会儿见。”

宁微君努力想象着对方的刑警形象，大概不会和电视里演的一

样，身材高大、出手敏捷、表情严肃、经验丰富、浑身伤痕吧。据他身边的同事说，斌哥最大的特点就是体型魁梧、思维活跃，虽然已逾不惑之年，但依然干劲十足，精力无限。

这时有人狠狠地拍了下他的肩膀，当宁微君从突如其来的疼痛中反应过来时，那个体型臃肿的中年人已经在校门里面了。

照片里的人叫徐玉阶，身后的背景是宁微君再熟悉不过的学校足球场。他身穿巴塞罗那队服，左脚踩着阿迪达斯今年为欧冠提供的专用足球。从照片中看，徐玉阶身材并不高，眼睛细长，鼻梁微塌，头发浓密且油腻杂乱，一丝极度不自然的微笑固定在他枯瘦的脸颊上，看上去完全提不起精神。

宁微君确定从来没见过照片里的人，如果他确实是滨江中学的高级教师，那一定是个不喜欢和学生接触的理科老师。当地派出所警员说，死者今年 33 岁，未婚单身，是滨江中学高级物理教师兼学科组长，从华中师范大学毕业后即在该校从事物理学学科的教学工作。从技侦大队现场初步调查的结果来看，死亡时间被锁定在昨晚 8 点至 12 点之间。

“死者是怎么被发现的？”胡宏斌一脸严肃地坐在这间单身教师公寓的沙发上，并提醒宁微君做好记录准备。

“哦。”年轻的警员翻开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紧张地回答：“第一发现者是滨江中学的教师魏书平，据他的说法是，学校在上午 8

点召开高考监考准备会议，死者徐玉阶却迟迟未到……”

“所以打了电话也无人接听，于是找到管理员开了房间吗？”没等他说完，胡宏斌便继续提问。

“不……不是这样……”警员继续说着，原本因为紧张而扭曲的脸庞更加苍白了，“这座单身教师公寓并没有管理员，由于入住教师的要求，学校不仅无专人管理，甚至连备用钥匙也全部交给了入住教师。”

“可是我进来的时候发现门锁并没有遭到破坏啊，难道是从窗户翻进来的吗？”胡宏斌点起一支万宝路香烟，不耐烦地喃喃自语，“我就说过，再紧急的案件也必须先开调查会议，每次都这么问，要浪费多少时间！”

“对不起……是……是我说明得不够仔细。”回答的声音颤抖起来。

“我没有责怪你，你先整理一下思路，然后再慢慢说，别急！”胡宏斌站起来走到窗户前，吐起了烟圈。

宁微君朝这名跟他年纪差不多的警员笑了笑，然后用嘴撇了撇正注视着窗外的中年刑警，小声说道：“他就是个奇怪的中年大叔，别放在心上。”随即又问：“你叫什么名字？”

“张笠，弓长张，斗笠的笠。目前是附近的临江派出所警员。”

“不错的名字啊，那你先看看笔记，他抽完烟估计就要继续问你话了，准备一下。”宁微君挤了挤眼，“其实我跟他也才刚刚认

识。”

宁微君说完就围绕着现场端详起来，这里到处都充斥着打斗挣扎的痕迹，除了沙发和摆置在角落的饮水机看起来稍显正常外，整个客厅到处散落着不协调的模糊血迹。房间里一片狼藉，卧室里的衣物和几本高中物理习题集被随意丢放在床上，床头柜被人劈开，里面塞满了各种荣誉证书及教师相关证件，书房内的书籍纸片更是把面积不大的地板遮挡得严严实实。若是与粉笔所圈画出的尸体图形结合来看，确实让人不寒而栗。那白色印记显然在告诉所有目睹现场的人们，这是一具无头尸体。

“这间公寓位于三楼，如果想从窗户翻爬进屋，也不困难。不过，那个魏书平究竟是怎么进来的？”胡宏斌甩掉烟头，盯着张笠问。

“其实，魏书平老师是用钥匙打开门进来的。好像是因为死者生前经常丢三落四，害怕把钥匙锁在屋里，所以才拜托魏老师帮忙看管这一把钥匙。”张笠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继续说道，“魏老师报警之后称自己没有动过现场的任何物品，之后刑侦支队与技侦大队的同事们就赶过来了，这期间我一直留在现场，一步也没有离开。”

“开门的时候，门是反锁的吗？嗯，就是指这扇门是随意关上的，还是用钥匙在门外锁上了？”

“魏书平老师说这门并没有从外面锁上，因为他只是稍微旋转

了钥匙，门就开了。而且，当时窗户是从里面锁上的。”

“很好，不过我还想问，在房间里找到死者的头颅了吗？”胡宏斌蹲在显示尸体倒下的位置问道。

“没有，就连用来割掉死者头颅的凶器也没有找到。”

“那死者的真实身份是如何确定的呢？仅仅是因为尸体被摆放在这里吗？”胡宏斌突然皱起眉头，挥舞着肥胖的手臂问。

“这个……其实是张队长今早得出的结论。”宁微君从张笠的回答中听到了哽咽的语气，朝着这位“魁梧”的中年刑警重重叹了口气。张笠急忙继续说，“张队长说，从现场痕迹可以初步确定这里就是案发的第一现场，死者指纹没有被破坏，只要核对房屋里的指纹就能够确定是否为同一个人。而且这里是学校老师的公寓，所以不存在有人特意安排其他人在此住宿的可能。”

“嗯，张丰立还有什么结论？”

“张队长还说头颅与凶器仍被藏在学校的可能性极大，所以直到现在还有不少同事在周围搜索。”

“分尸工具是锯子吗？”

“是的，技术人员汇报的结果是细齿钢锯。锯条应该不宽，而且死者颈部的裂口极度不规则，所以推断凶手实施这一步花费了不少时间。”

“这张照片是在哪找到的？”宁微君拿着徐玉阶生前的相片，突然问了一句，“我刚刚在这房间里细细查找了一下，似乎并没有

看到相册或者相框。”

“啊，是张队长从一本小相册中取出留在这里的，相册已经被他带回专案组。”张笠看着相片继续说，“因为相册里死者单独的照片实在少得可怜，这张算是不错的了。”

“钥匙呢？”胡宏斌像是想起了什么，“尸体身上有没有找到钥匙？房间里有其他的钥匙吗？”

“有的，在尸体的裤子口袋里发现了一串钥匙，其中就有这间房子的钥匙，另外在卧室的抽屉里还发现了一把备用钥匙。”

胡宏斌使劲拍了一下仍在颤抖的张笠，大笑起来：“小伙子不错，请帮我联系一下魏老师，我想见见他。”

“他现在应该在高三教学办公室，需要我带您去吗？”张笠终于松了口气。

“不用，我知道位置。而且现在这里只有你一个人看守现场，请继续留在这里，我们过一会儿说不定还要回来。”宁微君说完，走出了这间满是血腥味的房间。

3

“我能给你提个意见吗？”宁微君瞟了一眼满脸怒气的中年大叔。

“呵！”胡宏斌突然停下脚步，大声叫嚷起来，“我在支队20年，还从来没有人敢跟我提意见！”

“所以我才更要提出来。毕竟我们现在是拍档，如果你看不惯，现在就给张队长打电话吧。”宁微君面无表情地说。

“还挺有个性啊。”胡宏斌突然笑了起来，“我是个性子急躁的人，而且脾气不好，所以如果你指的是这些，那就不必再说了。我要是能改，也不会一大把年纪了还在干着跑腿的活。”

“我其实就是希望您询问的时候，能够听完对方的回答。打断别人说话不仅不礼貌，说不定还会遗漏关键的线索。”宁微君认真地说。

“用不着你来教训我，我经手的案件比你上的课还多。如果你觉得自己有能耐，我们就各问各的，你想单独调查也行。”胡宏斌头也不回地朝教学楼走去，“小子别磨叽，前面带路！”

宁微君无奈地加快了脚步，一想到接下来的几天都要与这样的中年大叔一起工作，他就头疼不已。炎热的夏天，加上这位大叔的

大嗓门，显得越发聒噪。

“我先说好，魏书平是我高中时的班主任，他虽然看起来还很精神，但是有心脏病史，可经不起你大吼大叫。”宁微君挡在办公室门前说。

“哈，原来是你小子的班主任啊。我倒要看看，什么样的老师会教出你这么一个自以为是的学生。”胡宏斌一把抓住宁微君的肩膀，轻松地把他拨到旁边。

在宁微君的记忆里，魏书平老师总是透着一股儒雅的气质，头发稀少，颧骨高耸，声音嘶哑却铿锵有力，穿着讲究，银色边框眼镜下的目光坚毅有神。可如今眼前的魏老师明显衰老了许多，按照刚才张笠的说法，既然徐玉阶要他来保管备用钥匙，那么可以推测，魏老师在自己高中毕业5年后仍然没有结婚。

简单地打完招呼，胡大叔便急不可耐地开始了他的提问：“魏老师，请问您是死者徐玉阶的邻居吗？我指的是在那栋公寓里。”

“是的，我就住在他的楼上。”

“你和死者的关系应该非常不错吧。”胡宏斌从口袋里掏出了红白相间的万宝路烟盒，抽出一支递给魏书平。“说说你知道的关于他的事情吧。”

“谢谢，我不吸烟。”魏老师微笑着避开了眼前的香烟，“徐老师和我都喜欢中国象棋，我们每周末都会找时间在我的房间里杀上